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七回 說大話謬引同宗 寫佳畫偏留笑柄

我當日只當蘇州玄妙觀是個甚麼名勝地方，今日親身到了，原來只是一座廟；廟前一片空場，廟裡擺了無數牛鬼蛇神的畫；兩廊開了些店舖，空場上也擺了幾個攤。這種地方好名叫名勝，那六街三市，沒有一處不是名勝了。想來實在好笑。山門外面有兩家茶館，我們便到一家茶館裡去泡茶，圍坐談天。德泉便說起要找房子，請雪漁做嚮導的話。雪漁道：「本來可以奉陪，因為近來筆底下甚忙，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，夜以繼日的都應酬不下，實在騰不出工夫來。」德泉便不言語。雪漁又道：「近來蘇州竟然沒有能畫的，所有求畫的，都到我那裡去。這裡潘家、彭家兩處，竟然沒有一幅不是我的。今年端午那一天，潘伯寅家預備了節酒，前三天先來關照，說請我吃節酒。到了端午那天，一早就打發轎子來請，立等著上轎，擡到潘家，一直到儀門裡面，方才下轎。座上除了主人之外，先有一位客，我同他通起姓名來，才知道是原任廣東藩臺姚彥士方伯，官名上頭是個觀字，底下是個元字，是喜慶己未狀元、姚文僖公的嫡孫。那天請的只有我們兩個。因為伯寅係軍機大臣，雖然丁憂在家，他自避嫌疑，絕不見客。因為伯寅令祖文恭公，是嘉慶己未會試房官，姚文僖公是這科的進士，兩家有了年誼，所以請了來。你道他好意請我吃酒？原來他安排下紙筆顏料，要我代他畫鐘馗。人家端午日畫的鐘馗，不過是用硃筆大寫意，鉤兩筆罷了。他又偏是要設色的，又要畫三張之多，都是五尺紙的。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籠，又礙著交情，只得提起精神，同他趕忙畫起來。從早上八點鐘趕到十一點鐘，畫好了三張，方才坐席吃酒。吃到了十二點鐘正午，方才用泥金調了硃砂，點過眼睛。這三張東西，我自己畫的也覺得得意，真是神來之筆。我點過睛，姚方伯便題贊。我方才明白請他吃酒，原來是為的要他題贊。這一天直吃到下午三點鐘才散。我是吃得酩酊大醉，伯寅才叫打轎子送我回去，足足害了三天酒病。」德泉等他說完了道：「回來就到我家房裡吃中飯，我們添兩樣菜，也打點酒來吃，大家敘敘也好。」雪漁道：「何必要到棧裡，就到酒店裡不好麼？」德泉道：「我從來沒有到過蘇州，不知酒店裡可有好菜？」雪漁道：「我們講吃酒，何必考究菜，我覺得清淡點的好。所以我最怕和富貴人家來往，他們總是一來燕窩，兩來魚翅的，吃得人也膩了。」我因為沒有話好說，因請問他貴府哪裡。雪漁道：「原籍是湖南新寧縣。」我道：「那麼是江忠烈公一家了？」雪漁道：「忠烈公是五服內的先伯。」我道：「足下倒說的蘇州口音。」雪漁道：「我們這一支從明朝萬曆年間，由湖南搬到無錫；康熙末年，再由無錫搬到蘇州：到我已經八代了。」我聽了，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聽那種怪論一般，忍不住笑，連忙把嘴唇咬住。暗想今天又遇見一位奇人了，不知蔡侶笙聽了，還是怒還是笑。因忍著笑道：「適在尊寓，拜觀大作，佩服得很！」雪漁道：「實在因為應酬太忙，草草得很。幸得我筆底下還快，不然，就真正來不及了。」德泉道：「我們就到酒店裡吃兩杯如何？」雪漁道：「也罷。我許久不吃早酒了。翁六先生由京裡寄信來，要畫一張丈二紙的壽星，待我吃兩杯回去，乘興揮毫。」說著，德泉會了茶錢，相將出來，轉央雪漁引路，到酒店裡去。坐定，要了兩壺酒來，且斟且飲。雪漁的酒量，卻也甚豪。酒至半酣，德泉又道：「我們初到此地，路不熟，要尋一所房子，求你指引指引，難道這點交情都沒有麼？」雪漁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實在一張壽星，明天就要的。你一定要我引路，讓我今天把壽星畫了，明天再來奉陪。」德泉又灌了他三四大碗，說道：「你今天可以畫得好麼？」雪漁道：「要動起手來，三個鐘頭就完了事了。」德泉又灌了他兩碗，才說道：「我們也不回棧吃飯了，就在這裡叫點飯菜吃飯，同到你尊寓，看你畫壽星，當面領教你的法筆。在上海時我常看你畫，此刻久不見了，也要看看。」雪漁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於是交代酒家，叫了飯菜來，吃過了，一同仍到桃花塢去。

到了雪漁家，他叫人舀了熱水來，一同洗過臉。又拿了一錠大墨，一個墨海，到房裡去。又到廚下取出幾個大碗來，親自用水洗淨；把各樣顏色，分放在碗裡，用水調開；又用大海碗盛了兩大碗清水。一面張羅，一面讓我們坐。我也一面應酬他，一面細看他牆上畫就的畫片：也有花卉翎毛，也有山水，也有各種草蟲小品，筆法十分秀勁；然而內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。雖然如此，也不能掩其所長。我暗想此公也可算得多才多藝了。我從前曾經要學畫兩筆山水，東塗西抹的，鬧了多少時候，還學不會呢。不知他這是從哪裡學來的。因問道：「足下的畫，不知從那位先生學的？」雪漁道：「先師是吳三橋。」我暗想吳三橋是專畫美人的，怎麼他畫出這許多門來。可見此人甚是聰明，雖然喜說大話，卻比上海那班名士高的多了。我一面看著畫，一面想著，德泉在那裡同他談天。

過了一會，只聽見房裡一聲：「墨磨好了！」雪漁便進去，把墨海端了出來。站在那裡想了一想，把椅子板凳，都搬到旁邊。又央著德泉，同他把那靠門口的一張書桌，搬到天井裡去。自己把地掃乾淨了，拿出一張丈二紙來，鋪在地下，把墨海放在紙上。又取了一碗水，一方乾淨硯臺，都放下。拿一枝條幅筆，脫了鞋子，走到紙上，跪下彎著腰，用筆蘸了墨，試了濃淡，先畫了鼻子，再畫眼睛，又畫眉毛畫嘴，鉤了幾筆鬍子，方才框出頭臉，補畫了耳朵。就站起來自己看了一看。我站在旁邊看著，這壽星的頭，比巴斗還大。只見他退後看了看地步，又跪下去，鉤了半個大桃子，才畫了一隻手；又把桃子補完全了，恰好是托在手上。方才起來，穿了鞋子，想了半天，取出一枝對筆、一根頭繩、一枝帳竿竹子，把筆先洗淨了，紮在帳竿竹子上，拿起地下的墨水等，把帳竿竹子扛在肩膀上，手裡拿著對筆，蘸了墨，試了濃淡，然後雙手拿起竹子，就送到紙上去，站在地上，一筆一筆的畫起來；雙腳一進一退的，以補手腕所不及。不一會兒，全身衣褶都畫好了，把帳竿竹子倚在牆上，說道：「見笑，見笑！」我道：「果然畫法神奇！」雪漁道：「不瞞兩位說，自我畫畫以來，這種大畫，連這張才兩回。上回那個是借裱畫店的裱畫畫的，還不如今日這個爽快。」德泉道：「虧你想出這個法子來！」雪漁道：「不由你不想，家裡哪裡有這麼大的桌子呢。莫說桌子，你看鋪在地下，已經占了我半間堂屋了。」一面談著天，等那墨筆乾了，他又拿了揸筆，蹲到畫上，著了顏色。等到半乾時候，他便把釘在牆上的畫片都收了下來，到隔壁借了個竹梯子，把一把杌子放在桌上，自己站上去，央德泉拿畫遞給他，又央德泉上梯子上去，幫他把畫釘起來。我在底下看著，果然神采奕奕。

又談了一會，我取表一看，才三點多鐘。德泉道：「我們再吃酒去罷。」雪漁道：「此刻就吃，未免太早。」德泉道：「我們且走著頑，到了五六點鐘再吃也好。」於是一同走了出來，又到觀前去吃了一回茶，才一同回棧。德泉叫茶房去買了一罈原罈花雕酒來，又去叫了兩樣菜，開罈燉酒，三人對吃。德泉道：「今天看房子來不及了，明日請你早點來，陪我們同去。」雪漁道：「這蘇州城大得很，像這種大海撈針一般，往哪裡看呢？」德泉道：「只管到市上去看看，或者有空房子，或者有店家召盤的，都可以。」雪漁道：「召盤的或者還可以碰著，至於空房子，市面上是不會有的。到明日再說罷。」

於是痛飲一頓，雪漁方才辭去。

德泉笑道：「幾碗黃湯買著他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人酒量很好。」德泉道：「他生平就是歡喜吃酒，畫兩筆畫也過得去。就是一個毛病，第一歡喜嫖，又是歡喜說大話。」我想起他在酒店裡的話，不覺笑起來道：「果然是個說大話的人，然而卻不能自完其說。他認了江忠源做五服內的伯父，卻又說是明朝萬曆年間由湖南遷江蘇的，豈不可笑！以此類推，他說的話，都不足信的了。」德泉道：「本來這扯謊說大話，是蘇州人的專長。有個老笑話，說是一個書呆子，要到蘇州，先向人訪問蘇州風俗。有人告訴他，蘇州人專會說謊，所說的話，只有一半可信。書呆子到了蘇州，到外面買東西，買賣人要十文價，他還了五文，就買著了。於是信定了蘇州人的說話，只能信一半的了。一天問一個蘇州人貴姓，那蘇州人說姓伍。書呆子心中暗暗稱奇道，原來蘇州人有姓『兩個半』的。這個雖是形容書呆子，也可見蘇州人之善於扯謊，久為別處人所知的了。」

我道：「他今天那張壽星的畫法，卻也難為他。不知多少潤筆？」德泉道：「上了這樣大的，只怕是面議的了。他雖然定了仿單，然而到了他窮極渴酒的時候，只要請他到酒店裡吃兩壺酒，他就甚麼都肯畫了。」我道：「他說忙得很，家裡又畫下了那些，何至於窮到沒酒吃呢？」德泉笑道：「你看他有一張人物麼？」我道：「沒有。」德泉道：「凡是畫人物，才是人家出潤筆請他畫

的；其餘那些翎毛、花卉、草蟲小品，都是畫了賣給扇子店裡的，不過幾角洋錢一幅中堂，還不知幾時才有人來買呢。他們這個，叫做『交行生意』。」

我道：「喜歡扯謊的人，多半是無品的，不知雪漁怎樣？」德泉道：「豈但扯謊的無品，我眼睛裡看見畫得好的畫家，沒有一個有品的。任伯年是兩三個月不肯剃頭的，每剃一回頭，篋下來的石青、石綠，也不知多少。這個還是小節。有一位任立凡，畫的人物極好，並且能小照。劉芝田做上海道時候，出五百銀子，請他畫一張合家歡。先差人拿了一百兩，放了小火輪到蘇州來接他去。他到了衙門裡，只畫了一個臉面，便借了二百兩銀子，到租界上去頑，也不知他頑到那裡，只三個月沒有見面。一天來了，又畫了一隻手，又借了一百兩銀子，就此溜回蘇州來了。那位劉觀察，化了四百銀子只得了一張臉、一隻手。你道這個成了甚麼品格呢？又吃的頂重的煙癮，人家好好的出錢請他畫的，卻擱著一年兩年不畫；等窮的急了，沒有煙吃的時候，只要請他吃二錢煙，要畫甚麼是甚麼。你想這種人是受人擡舉的麼！說起來他還是名士派呢。還有一個胡公壽，是松江人，詩、書、畫都好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這個人人品倒也沒甚壞處，只是一件，要錢要的太認真了。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滿進京引見，請他寫的，畫的不少，打算帶進京去送大人先生禮的；開了上款，買了紙送去，約了日子來取。他應允了，也就寫畫起來。到了約定那一天，那位太守打發人拿了片子去取。他對來人說道：『所寫所畫的東西，照仿單算要三百元的潤筆，你去拿了潤筆來取。』來人說道：『且交我拿去，潤筆自然送來。』他道：『我向來是先潤後動筆的，因為是太尊的東西，先動了筆，已經是個情面，怎麼能夠一文不看見就拿東西去！』來人沒法，只得空手回去，果然拿了三百元來，他也把東西交了出來。過了幾天，那位太守交卸了，還住在衙門裡。定了一天，大宴賓客，請了滿城官員，以及各家紳士，連胡公壽也請在內。飲酒中間，那位太守極口誇獎胡公壽的字畫，怎樣好，怎樣好。又把他前日所寫所畫的，都拿出來彼此傳觀，大家也都贊好。太守道：『可有一層，像這樣好東西，自然應該是個無價寶了，卻只值得三百元！我這回拿進京去，送人要當一份重禮的；倘使京裡面那些大人先生，知道我僅化了三百元買來的，卻送幾十家的禮，未免要怪我慳吝，所以我也不要他了。』說罷，叫家人拿火來一齊燒了。羞得胡公壽逃席而去。從此之後，他遇了求書畫的，也不敢孳孳計較了，還算他的好處。」我道：「這段故事，好像《儒林外史》上有的，不過沒有這許多曲折。這位太守，也算善抄藍本的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天色晚將下來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起來，便望雪漁，誰知等到十點鐘還不見到。我道：「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。」德泉道：「有酒在這裡，怕他不來。這個人酒便是他的性命。再等一等，包管就到了。」說聲未絕，雪漁已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要找房子，再巧也沒有，養育巷有一家小錢莊，只有一家門面，後進卻是三開間、四廂房的大房子，此刻要把後進租與人家。你們要做字號，那裡最好了。我們就去看來。」德泉道：「費心得很！你且坐坐，我們吃了飯去看。」雪漁道：「先看了罷，吃飯還有一會呢；而且看定了，吃飯時便好痛痛的吃酒。」德泉笑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去看了來。」於是一同出去，到養育巷看了，果然甚為合式。

說定了，明日再來下定。

於是一同回棧，德泉沿路買了兩把團扇，幾張宣紙，又買了許多顏料、畫筆之類。雪漁道：「你又要我畫甚麼了？」德泉道：「隨便畫甚麼都好。」回到棧裡，吃午飯時，雪漁又吃了好些酒。飯後，德泉才叫他畫一幅中堂。雪漁道：「是你自己的，還是送人的？」德泉道：「是送一位做官的，上款寫『繼之』罷。」雪漁拿起筆來，便畫了一個紅袍紗帽的人，騎了一匹馬，馬前畫一個太監，雙手舉著一頂金冠。畫完了，在上面寫了「馬上升官」四個字。問道：「這位繼之是甚麼官？」德泉道：「是知縣。」他便寫「繼之明府大人法家教正」。我暗想，繼之不懂畫，何必稱他法家呢。正這麼想著，只見他接著又寫「質諸明眼，以為何如」。這「明眼」兩個字，又是擡頭寫的。我心中不覺暗暗可惜道：「畫的很好，這個款可下壞了！」再看他寫下款時，更是奇怪。

正是：偏是胸中無點墨，喜從紙上亂塗鴉。要知他寫出甚麼下款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